

成皇之路

枫影六六 著
FENG YINGLIULIU



蛮荒大地 嗜血杀戮
神兽天降 谁主沉浮

背负血海深仇的神秘少年
意外起航的命运征途

CHENGHUANG
ZHI LU

开启《山海经》所记载的蛮荒世界
追随成皇路上的披荆斩棘
打造最令人心潮澎湃的蛮荒历险传奇!
众生仰望，天命所归，且看他一路成皇！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武皇之殇

枫影六六 著

FENG YINGLIULIU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成皇之路 / 枫影六六著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5.4

ISBN 978-7-5171-1248-8

I. ①成… II. ①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7031号

责任编辑: 陈昌财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16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ysfazhan@163.com

E-mail: yanshicbs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17印张

字 数 240千字

定 价 26.80元 ISBN 978-7-5171-1248-8

目 录

而当夜幕降临时，下面的山洞中便传来了“咚咚”的脚步声，似乎有数不清的野兽在洞中互相追逐着。以前一年的虎王和牛王，开始一一被埋在山洞中，鲜血染红了山洞，洞口也流出了血水。到此为止，山洞的名字就叫“血染洞”。

楔 子 杀戮之夜 1

悲怆的风穿行在每一条回廊之间，引着一群浑身是血的杀戮者踏过铜墙铁壁，直逼帝丘。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，石板路上鲜红的血在夜色之中缓缓流淌着，为凄清的夜染上了一抹鲜艳的色彩。

第一章 突如其来的水祸 6

晴好的天气只半日，突然之间便是乌云密布，遮天蔽日，随着隆隆的雷声和划破了云层的闪电，暴雨倾盆而下。

风缗坐在窗前，担忧地看着窗外，低声说着：“这可怎么办？这么大的雨，溪水最近又涨了不少，他们都还没有将东西迁上山……”

第二章 腾空直上九万里 17

整个大地突然抖动起来，覆盖在大地上的泥土和草木簌簌地掉落了下去，少康这才惊觉，这哪里是什么大地啊！此刻的他，竟伏在一只巨大生物的背上！这只生物像是一只大鸟，而牢牢抓在自己手中的东西，不是别的，竟是巨大刚硬的，这鸟背上的羽毛！

第三章 神农氏的后人 26

少康不断地在心中呐喊着，奔跑着，逃命一般，只求尽快离开这个弥漫着恐惧的地方。突然，揣在怀里的那支金黄色的麦穗滑了出来，掉落在了地上，少康顿时停住了脚步，低头愣愣地看着那只饱满莹润的麦穗。

第四章 瘟鬼之灾..... 35

眼见着一个个兄弟在自己面前倒下，姜绵痛苦而愤怒地吼叫着，却无能为力，看着一团团黑气朝着自己涌过来，姜绵绝望地闭上了眼睛……神啊，莫非神农氏的后人将在太阳之下湮灭！

第五章 巫傩百鬼行..... 44

少康缓缓抬起手，指着腾根奔去的方向，姜绵也注意到了矫健的腾根几乎快要灭绝所有的疫鬼了，可是，还没有到海边啊！姜绵呆呆地看着远处，看着那些黑色的烟快速消逝在雪白色莹润的光辉之下，一颗心沉了下去。难道，难道，果真是不能成功吗？

第六章 遇到怪鱼..... 55

少康愣了一下，走近了溪流，蹲下了身子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会说人话的东西。它浑身布满了银色的鳞片，乍一看像是一条鱼，但身形却是细长型的，看上去又有些像条蛇，左边的鱼鳍比右边要显得短小得多，再仔细看看，这奇怪的小东西，整个左边的身躯似乎都有些萎缩，比右边要显得小得多。

第七章 无妄之灾..... 65

“为……为什么抓我们？”直至被带入监牢之中，少康都没搞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事情！如果他不曾记错的话，他拉着女艾的手，刚进入寒亭，甚至还来不及看上一眼寒亭的风光，就被几个拿着长矛的士兵用铁链捆上了，然后和一群人一起，直接被送到了四四方方的监牢之中！鱼妇在城外说的话，竟这样莫名地应验了！

第八章 血中之月..... 74

少康话音刚落，血月已经如同疾风一般“嗖”地站在了他眼前，少康一惊，急忙往后一跳，胸前一阵刺痛，血月苍白干瘦的指尖流下一抹鲜艳的红色。刚才，再慢半分，恐怕自己的心脏已经被这个鬼魅一般的家伙整颗挖出来了！

第九章 抉择..... 87

少康跪在血月身旁，举起了手中的匕首，俯视着血月苍白干瘦的脸。透过她漆黑的眼睛，少康看到的只有一片虚无，或许早在历经苦痛的时候，她的灵魂就已经死去了。

第十章 轰然倒塌的世界..... 96

“娘！”少康喊着，冲到了风缗身边，迅速用匕首割断了绳子，风缗的身体软软地倒了下来，少康急忙抱住了风缗。突然，一支箭从少康耳旁如同闪电一般飞过，在少康脸上擦出了一条血痕，深深钉在了木桩里，随着强劲的一股气流，那木桩瞬间碎裂开来。

第十一章 仇恨之烈焰..... 108

“我应该去的地方……如今，我究竟应该去哪里呢……”看着苍茫的大地，少康顿时没了方向。虽然在母亲坟前做出了承诺，但下一步究竟要走向何处，他真的不知道。沉默许久之后，少康突然转向鱼妇问道，“鱼妇，你可知道，有穷国在何方？”

“阿姐，你这是哪里的话？有穷国在南方，离我们很近，而且听说，有穷国的君主是位仁德之君。”

第十二章 栖身之所..... 117

少康一愣，眼前女子坚定的眼神仿佛和女艾重叠在了一起，透过这双同样美丽的眼睛，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坚定地说着要保护自己的小小的女艾，那个为了他而生死未卜的小小姑娘。顿时，少康心中不由得生出了一丝懊悔，为自己方才那一瞬间打算放弃这个无辜女子的想法而感到羞耻！

第十三章 治 痘..... 126

鱼妇用鱼鳍剔着牙，斜睨着少康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次的机会不过是块敲门砖，至于日后能不能好好利用机会有所作为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”

第十四章 横公鱼..... 134

少康站起了身，拍了拍落在身上的雪花，不慌不忙地收紧了鱼线，凑到了广寒耳边，低声说了一句话。顿时，广寒的脸一阵惨白，对少康怒目而视，僵持许久之后，才不情愿地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鳞片是吧。拿了就远远地滚开，永远不要再回到这里！这里也从此不会再有横公鱼！”

第十五章 婚 约..... 145

“她喜欢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少康轻声说着，眼中闪过了一丝悲伤，她越是如此，他就越发觉得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。

“娶她，得到她父亲的支持，赢得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战争，并且，一辈子都对她好。”鱼妇的声音从钱袋里传了出来。

第十六章 又一次逃亡..... 155

“姐夫！”

一声尖利的声音划破了黑夜突然传了进来，少康和姚澜汀顿时一愣，双双回过头。房门被一脚踹了开来，姚芷芯慌忙地奔进了房里，小脸红扑扑，气喘吁吁的样子，像是一路跑来的。

第十七章 死里逃生..... 165

听到那少女离开的脚步声，少康猛地睁开了眼睛，看来此地也不是自己能够久留的地方啊。但此刻再走，像是有些来不及了，看来自己还真是命运多舛，人见人砍啊。少康叹息着，将藏在袖中的竹筷再次往袖子里塞了塞，自己这条小命，看来还得仰仗这两只竹筷了。

第十八章 巫族之女..... 176

透过那簇花丛，少康的视线猛地定住了，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一个袅娜的身影在花朵的簇拥之下，宛如精灵一般，正畅游在温暖的泉水里。乌黑的长发高高挽起，露出修长的脖子，洁白如玉，与那些白玉般的花朵相映成辉，如同画卷一般美丽的景象让少康一时之间竟难以移开视线。

第十九章 醉生梦死..... 186

看到这支麦穗的时候，少康心里仿佛被人揪了一下，他愣愣地看着握在蔼蔼手中的麦穗，怔怔地伸出手，在即将触碰到麦穗的一瞬间却又猛地收回了手，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恐，随即看着蔼蔼笑道：“调皮的丫头，明日便是我们成亲之日了，我们是不能见面的。”

第二十章 天帝圣兽..... 197

在太阳从天边升起之际，天空顿时风云变色，原本晴朗的空中轰然劈下一道紫色的闪电，伴随着隆隆的雷鸣之声，一团团的云雾聚集在了一起，微微泛着红光，云雾之间，一只身披金色鳞片，背展三对羽翼的巨兽若隐若现！

第二十一章 立威人前..... 206

一袭白衣的姒惠柳依然戴着白玉面具，潇洒地站在腾根的背上，一副怡然自得、俯视众生的派头，顿时便引起了全场的关注，将众人的风头全都压了下去。腾根大步走进了空地，方才还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立马让出了一条道路，姒惠柳立刻便占据了与夏伯靡相对的最中心的有利位置。腾根站定之后突然将头高高地昂了起来，姒惠柳站在了腾根的头上，让自己处于一个制高点的位置，突然从背后抽出了一柄巨剑，那巨剑在阳光下闪烁着五彩光辉，甚是奇特。

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告别..... 215

“汝乃天赋真命，必能身披黑袍，开创盛世。”天帝圣兽定定地看着少康，微微一摆尾，一道金色的耀眼光芒顿时自少康身上发出，如同圣光一般照亮了天地。

在少康身上所发出的金色圣光中，天帝圣兽逐渐隐没在了云层里，最终失去了踪影。只有少康知道，这是鱼妇最后的诀别，这是鱼妇最后对他说的话，为他圆的谎。

第二十三章 大战太行山 224

话音刚落，原本晴朗的天空顿时间风云变色，舒适宜人的微风也逐渐张狂起来，士兵们顿时发出了阵阵惊呼，充满敬畏地抬头四处张望着，纷纷等待着神祇的降临。姒惠柳突然对着火堆一指，含糊不清地念了句什么，一掌打在火堆上，火堆顿时被震得飞上了天空，如同一条火雨一般，在风中瞬间连成一线。

第二十四章 溃 败 233

就在大队的士兵已经越过了黄河中央，眼见即将登陆的那一刻，突然之间，已经逐渐开始平静的河流奔腾了起来，湍急的水流冲散了人群，让人几乎难以站稳脚跟。波涛汹涌之中，两条巨大的水柱幻化成龙腾空而起，张开野兽一般的血盆大口朝着少康的士兵们扑去，瞬间便将所有的船只冲得支离破碎。

第二十五章 黄河畔的诀别 242

“……那为什么……后来不爱了？”寒浇嘴角流着血，含糊不清地说道。

女艾微微一笑：“因为你也送花给别的女人了。”

“女人啊……”寒浇眯着眼睛，突然无奈地一笑，眼中微弱的光渐渐熄灭。

第二十六章 最后的战役 248

这是……安邑城的末日吗？！

陷入熟睡的人们渐渐开始醒来，眼前的一切让众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，谁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谁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。百姓们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，奋力向着城门逃窜，一心只想要逃离这陷入地狱的城市。

尾 声 261

楔 子 杀戮之夜

悲怆的风穿行在每一条回廊之间，引着一群浑身是血的杀戮者踏过铜墙铁壁，直逼帝丘。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，石板路上鲜红的血在夜色之中缓缓流淌着，为凄清的夜染上了一抹鲜艳的色彩。

隆隆的战鼓声越来越近，“咚”，“咚”，“咚”，敲击在姒相的胸口，他迷茫地看着没有星光的夜，仿佛在那黑暗中又看到了那双眼睛，那双寒冷得让他感到恐怖的眼睛。他知道，他来了，那个男人，最终还是不肯放过他，不肯放过大夏王朝最后的血脉……

“大王……”风缗软软的声音在这夜色里显得更加单薄。

看着攀上自己手臂的那双苍白瘦弱的手，姒相悲从中来，叹息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今夜，怕是逃不过了。只是，苦了还未出生的孩儿……还来不及看这世上一眼……”

他的目光下滑到风缗的小腹，孩子才两个月，还未显现出肚子。姒相伸出手，微微颤抖着，缓缓放在风缗的小腹上，恍惚之间，仿佛能够感受到一下又一下的跳动。泪水渐渐模糊了双眼，姒相想象着自己的孩子会长成什么样子，是像自己，还是更像妻子。突然之间，姒相的脑海中响起了一个声音，他似乎听到一个孩童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他高喊着：“父亲——父亲——”

没来由的，姒相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那一声声的呼唤，是他的孩子，是他的孩子在呼唤他。突然一阵希望从心底燃起，仿佛早已冷却

的灰烬突然之间又燃烧起来了一般，姒相突然一把抓住了风缗的手，坚定地说道：“阿缗，答应我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活下来，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出生！阿缗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无论前方的道路有多少苦难！我们的孩子，他会成为大夏王朝最后的希望，总有一天，他一定会登上我无法攀登的高峰，夺回属于大夏的基业。阿缗，你要答应我，一定要答应我！”

看着丈夫眼中突然之间燃起的火光，风缗沉重地点了点头。虽然她清楚地知道，要逃过这场劫难，太难了，那个男人抱着要灭绝大夏的决心，自己一个柔弱的女子，又怎么可能逃过这场浩劫。但她不想让丈夫失望，这恐怕是丈夫最后的要求了，无论如何，她也要答应他，哪怕这个承诺，她无法兑现。

突然，天边燃起了一片红色的火光，火光直直地朝着姒相和风缗逼了过来。红色的火光仿佛鲜血一般，染红了这个充满杀戮与恐惧的夜晚。

“来人，把我的马车备好，朝着有仍氏的方向，用尽全力奔驰，这是大夏最后的希望，最后的希望。”姒相沉声下着命令，紧紧抓着风缗的手，无论如何，他一定要保住他的孩子。

夜色之中，姒相扯下了披在风缗身上的名贵雪狐披风，披到了一个瘦弱的身影上，又将那抹瘦弱的身影送上了马车。看着马车疾驰而去，哒哒的马蹄声在黑夜之中越行越远，姒相将一件灰黑色的旧斗篷披在了风缗身上，紧紧地抱着瘦弱的风缗，低声道：“阿缗，一定要活下去，一定要活下去。所有人都会以为，坐在马车上的人是你，只要马车上的死了，我死了，你就有机会逃出去了。”

悲怆的风穿行在每一条回廊之间，引着一群浑身是血的杀戮者踏过铜墙铁壁，直逼帝丘。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，石板路上鲜红的血在夜色

之中缓缓流淌着，为凄清的夜染上了一抹鲜艳的色彩。

“姒——相——我们又见面了！”一个清亮的少年声音穿透凄厉的叫喊声，划破夜色传了过来。

姒相微微蹙眉，这个声音他虽然并不熟悉，但他知道，那是寒浇，那个男人的儿子，也只有那个男人的儿子才会如此放肆地高喊他的名字。只是想不到，那个男人居然让他的儿子来。对付自己，他甚至懒得自己出手啊。

闭上眼睛，那双漆黑冷冽的眼睛仿佛又出现在了眼前，姒相永远也忘不了坐在父亲马车上逃亡的情形：他们被赶出了大夏，赶出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，父亲眼中的恐惧与仇恨，飞驰而过的风景，一切都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脑海之中。每到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他还能看到紧紧追在他们身后的那双冰冷黑暗的眼睛，那个让他毛骨悚然的男人。

“嘭”的一声，门被一脚踢开了，姒相缓缓睁开眼睛，眼前是一个身穿白色袍子的少年，看上去也就十三四岁的样子。少年嘴边挂着戏谑的笑容，从那张脸隐约能看出那个男人的影子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姒相从未见过那个男人笑。

“呀哈……我们又见面了。”寒浇睥睨着端正坐着的姒相，目光上下扫视着，最后落到了他放在腿上，一直紧紧握着的长剑上。

“我们以前见过吗？”姒相皱眉看着寒浇，他对这个跋扈的少年并没有任何印象。

“呵呵呵嘿嘿嘿哈哈哈哈……”寒浇突然狂笑了起来，一步一步走到了姒相跟前，抬起脚狠狠踩在了姒相肩膀上，“当然见过，在从帝丘驱逐你的时候，在从斟灌把你像狗一样打得落荒而逃的时候……想不到你居然再次逃回了帝丘，这一次，你再也逃不掉了，天要亡你啊，姒相！天要我在帝丘为你建一座孤坟！！”

姒相用一只手支撑着地面，保持身体的平衡，肩膀被寒浇的脚踩得生疼，脸上的神情却依然冷淡，低声道：“原来如此，真是英雄出少年啊。”

寒浇眯着眼睛，扬起了手里的沾满了鲜血的大刀，就在即将挥刀砍过去的一瞬间，突然听到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在门外报告道：“殿下，逃往有仍国方向的马车在追趕中坠下了悬崖，只留下了这个，是从马车中掉落的。”

寒浇收回了手中的刀，转身走到了门口，将虚掩的门完全打开，一名浑身是血的将士手中捧着一条纯白的雪狐披风，鲜红的血衬着雪白的狐皮，显得格外鲜艳。

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……天啊——大夏的希望难道要断送在我的手中吗？”看到狐皮的姒相突然摇摇晃晃地站起了身子，高声呼喊着，举起了长剑……

鲜红的血如同飘飞的红色花瓣一般，顺着光亮冰冷的剑一滴滴落在地板上，一滴泪无声地划过姒相的眼角，他的身体缓缓倒在了地板上。透过木板间的缝隙，姒相看到的最后的画面，是风缗被泪水盈满了的眼睛，姒相的嘴角浮上一抹若隐若现的笑容。

地板下，风缗紧紧捂着自己的嘴巴，不让自己发出一丝声音，液体渗透过木板间的缝隙，滴落在风缗脸上，她不知道，这是她丈夫的血，还是泪……

寒浇狂傲的笑声回荡在整个屋子里，风缗一动也不敢动，在地板下看着她深爱的丈夫被拖了出去，她要活下去，要活下去！这是她此刻唯一的信念，无论多么痛苦，她也一定要活下去！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，她的孩子会回来，会把这些夺走了他们一切的人送入万丈深渊！

敌军在胜利的欢呼声中退去，风缗披着破旧的披风，手中紧紧攥着

一块金褐色的令牌，那是最后分别的一刻，丈夫亲手交给她的大夏王的令牌。风缗蓬头垢面地爬出了地板，从宫墙一侧的狗洞奔逃出了这个人间地狱，她甚至不敢去看一眼她丈夫的尸体。她知道，只能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跑得越远才越安全……

不知道跑了多久，从黑夜到黎明，风缗的腿已经麻木得再也无法移动了。她不知道自己跑向何方，不知道后面是否有追杀的士兵，她什么都不知道自己，只保持着一个信念，活下去，活下去！

天边透出淡淡的红色光芒，那光芒开始越来越亮，越来越刺眼，风缗无力地趴在山坡上，腿动不了，就往前爬，直至双手双腿都渗透出鲜血，风缗也没有停下来，她好累，好痛，却不敢停下，哪怕再多逃离一步，也会安全一分。

伴随着太阳升起的那一刻，风缗眼前出现了一道奇怪的影子，它在刺眼的阳光中隐隐约约挥动着翅膀。风缗眯着眼睛，想要看清楚站在前方的东西究竟是什么，那张开的巨大翅膀，站立在地面上的黄金般的爪子——仿佛是一只鸟，一只只有一只脚的鸟。

“你已经没事了。”一个温柔的少女声音在风缗耳边响起，她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，看到那个影子渐渐地靠近自己，幻化成为少女的模样……

一名女子冲上了高台，她身后的长发被风缗扯断，她咬紧牙关，忍住剧痛，一步一步地走上了高台，她身上沾满了血迹，她看着风缗，目光中充满了怜悯和同情，她伸出手，将风缗的手放在自己的肩膀上，轻声说道：“你不用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，我不会伤害任何人，我只会保护你，我只会让你安全，我只会让你幸福，我只会让你快乐，我只会让你开心，我只会让你……”

第一章 突如其来的水祸

晴好的天气只半日，突然之间便是乌云密布，遮天蔽日，随着隆隆的雷声和划破了云层的闪电，暴雨倾盆而下。

风缗坐在窗前，担忧地看着窗外，低声说着：“这可怎么办？这么大的雨，溪水最近又涨了不少，他们都还没有将东西迁上山……”

“十五年，死生两茫茫，大王，你可还好……”瘦长的手指抚摸着一件破旧的灰色斗篷，农妇打扮的女子呆坐在草屋之中，眼中滑落晶莹的泪滴。岁月风霜已经在她的两鬓过早地染上了雪色，铭刻着苦难的脸庞上依稀还能看出往日里动人的光彩。

“娘亲——娘亲——”

屋外传来了少年的呼喊声，风缗急忙拭去眼角的泪，将那破旧的斗篷收进了柜子里。转眼已经十五年了，又到了丈夫的忌日，那一日的杀戮与鲜血依然历历在目，埋藏在记忆的最深处。

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风缗的脸上绽放出了柔和的笑容，她开了门应着：“少康，回来了啊！”

“回来啦！娘亲，照你吩咐的，打了三只野鸡，三只野鸭，小鹭让我先带回去了！她去那河中寻鱼鲜贝类去了，我放下东西就去帮她！”星目剑眉的少年爽朗地笑着，把手中提着的野鸡野鸭递到了风缗手中。

看着已经十五岁的儿子，风缗眼中的泪又涌了上来，他长得越发像

自己的丈夫了，只是皮肤更黑了些，眼睛也更有神。

“好了好了，你快去吧，帮帮你小鹫姨。”风缗低下头，不愿让儿子看到自己眼中的泪，不住地催促着。

“什么小鹫姨……怎么看小鹫她就是个小姑娘。”少康不乐意地嘟囔着，转身急急忙忙地朝着河边跑去了。

荒原之上，这条唯一流淌着的溪流便是众人赖以生存的水源。溪边，一个身材瘦小、身穿蓝衣的女子站立一旁，面容清丽，宛如出水芙蓉，青丝随风舞动，美目凝望着溪流，像是在思索着什么。

少康远远见着那身影，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，朝着那女子跑了过去，快靠近那女子的时候，突然停下了脚步，轻手轻脚地走到了女子身后，大喝一声：“嘿！”

女子似乎并未受到惊吓，淡然地转过头，看着少康轻声道：“怎么这么多年，也没个新鲜的花样，总是这样，很难吓到人了。”

少康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将头探了过去，道：“我是怕换花样真吓着你，你掉进了水里，回去娘亲可要罚我！小鹫，我把鸡鸭带回去了，可就等着你的鱼鲜贝类了，可你却还在这里偷懒！被我抓到了吧！”

名唤小鹫的女子将手指放到了嘴边，作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随即指了指溪流之中，说道：“快看看这个小家伙！”

顺着小鹫所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少康看到溪流之中竟有一条怪鱼，身躯明明是鱼的样子，却长了一对鸟的翅膀，翅膀上覆盖着坚硬的银色鳞片，透过水波的反射，轮廓若隐若现。

“这——似鱼非鱼，似鸟非鸟……小鹫，这东西娘亲可不会喜欢吃，用来供奉死去的父亲怕是也不妥……啊！”

不待少康说完，他头上就遭了小鹫重重一击。